



2017年6月28日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，道外区钱塘街上的崇俭幼儿园门前，等待报名的家长已经排了90多号，他们支起帐篷24小时在此守候，等待7月1号报名的开始。晚上，他们就睡在帐篷里。72岁的宋阿姨与儿媳、重孙子等在帐篷旁，她们为了这孩子入园，已经在帐篷里等了3天。

要送进托儿所。这种托儿所，最多一个班有40人。她照样要照顾过来，虽说未必对每个娃都照顾有加，但起码不会弄耸小孩，不会瞎来来。她悉心照料小孩，一方面来源于职业责任；另一方面，也是因为这些孩子都是厂里同事的小孩，而厂里同事本身又大多是邻居关系。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这些娃，就像自己家娃一个样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“单位人”都变成了“社会人”。而自打十多年前企业不让办社会以后，公办教育资源都归拢到教育系统独家操办，加之上海近几年来正逢出生人口进入一波高潮——上世纪80年代生育高峰时出生的孩子们都长大了，做父母了，推高了出生人口数量。由此一来，托幼机构数量与出生人口比例出现变动，由此导致的就是公立的幼儿园小小班、托班大多被裁撤。

我也问了老丈人家附近的某民办幼儿园。这家民办幼儿园

收费还是很合理的——托班的话，每月各项费用相加是两千多元。但园方希望小孩能在该园连续上托、小、中、大班，听说我们只想上托班，人家明确表示不收。而我之所以不愿意孩子一直在该园上下去，一方面是希望等娃到了上小班的年龄，我们就自己带娃住到自己家去，到时候学籍转换要看人眼色可不行；另一方面，感觉这家幼儿园家长成分比较杂。

最终，我们决定在家继续请孩子外公外婆带，直到孩子可以上小班为止。

入园，各种挑

等到今年初，我们就开始盯着老丈人家小区门口的告示了。等啊等啊，终于等到幼儿园贴出告示。老丈人首先提醒我